

刊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百書  
九十七之百





晉書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西川忠國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  
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  
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  
亘玄方七戎六蠻繚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與君長遇有道則時  
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  
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  
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  
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  
邑傾淪鸞化所覃江外而已睽貢之禮於茲始絕殊風異俗所未



能詳故按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於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肅慎氏

濊人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如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無棺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馬及貂豹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

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瀕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

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售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之廆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



但以送蔡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紵衣布袍履草躡性勇悍國中有所謂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謹呼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

###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練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豬食其肉衣其皮續毛以爲布有樹名雜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姆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目卽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磬皮骨之甲壇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磬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磬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褥雞錦罽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磬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

此下有四年方達季龍六字

問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

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上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有屋宇父母兄弟卧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



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絜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如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竝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滿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鈿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 西戎

吐谷渾 大秦國

焉耆國

龜茲國

大宛國

康居國

###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視連

視熊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曰馬爲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與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



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爲阿干魔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魔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巴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酪爲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寡羅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娉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斃牛西北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叶延

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羣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竝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窟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鼯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



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四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竝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保護首領以沒於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曰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於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

### 視連嗣

視連旣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戶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



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熊曰我高祖吐谷渾公當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熊少曰烏紇堤

視熊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罷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熊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埽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勦問鼎之豎以一九泥封東關閉

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彊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熊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於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熊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漲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



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盤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盤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焉一作馬者國

焉者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猶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於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彊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資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羣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呂光討西域復降於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鑲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歛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顯拜其王藍廋爲大宛王藍廋卒其子摩一作縻之立遣使貢

汗血馬

###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廻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椽栴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



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爲錢  
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  
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  
齋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  
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  
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 扶南

### 林邑國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  
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  
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  
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鬥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  
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爲婚婦先娉  
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剪髮謂  
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  
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  
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

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  
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  
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  
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  
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以逸妻  
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  
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



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錐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買貨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又伐船調枹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於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旣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於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物

###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



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北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於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繇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植持節討之植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橫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



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  
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  
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  
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  
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  
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  
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菱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  
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  
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  
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竝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  
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  
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菱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  
跋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  
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  
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  
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  
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  
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  
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  
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  
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  
時有騎督綦母覲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  
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  
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秦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鞬充郊掩甸旣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羣振鴉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茲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掩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天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廩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鬼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逃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頽運克昌其緒寔資忠訓

放然不視事素不能飲心行西者得

中古當世心衷剛忍非令終也先馬番昌見效而日之曰

東官官爲不得先馬番昌見效而日之曰



時義命來國多攜則難谷戰英奮思敵戰京昌其辭宴資忠  
贊曰慈笑而王國以羣衣姓由慈誠博因外昌九寸十國晉和  
而亡資忠者累葉饒而蘇善繪製言言矣

康州遠凶野鳳圖而蘇戰國忠勤強強而魏結對委春樓世  
天子晉平且軍與戰林主自憂避各藉終而翼千氣華裔而希華  
却之如谷干童故早蘇英賦未興誠心去對凶手奉則普必須  
蘇吳將文藝古悠然今併脈脈蒸蒸大奉去之壽則戰戰蘇蘇  
天式美此言首下本亦校蘇之夜也蘇或至卷書保京代懷

晉書九十八

蘇州中興  
氏周周周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  
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  
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  
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  
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  
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  
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  
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  
東官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



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  
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檄懼  
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勲績惠帝反正  
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  
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  
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  
敦謂所親曰金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  
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  
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  
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  
爲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  
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  
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  
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顛退走敦  
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  
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旣而侃爲弢將杜曾所敗敦  
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  
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  
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  
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  
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  
嶮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  
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  
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



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震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于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慙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撻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

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斯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已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盼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竝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



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踉蹌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  
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  
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  
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  
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  
又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  
并統六軍旣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  
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  
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于導加輔翼  
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  
歸反玷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  
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

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  
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  
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  
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  
厲雅尚清淡口不言財色旣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閭  
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  
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  
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  
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  
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  
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



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  
外以討胡實禦敵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  
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  
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  
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  
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  
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  
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  
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  
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  
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  
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

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  
無忌宰誣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  
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  
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  
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阜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父退昔太  
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略  
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尅悟不失大  
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  
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虚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  
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闡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  
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  
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



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一作機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

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竝會京師敦兄舍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旣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

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竝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舍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愷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巴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劔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齋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楊州牧敦旣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獄牧悉出其門徙舍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舍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璠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竝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



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  
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  
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  
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  
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丘  
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  
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  
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  
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  
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  
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舍子瑜  
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其言敦逆謀

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

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叅  
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勲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  
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嚮奉兵雖  
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  
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  
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  
天尋丁酷罰熒熒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  
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  
脇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與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  
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  
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



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  
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  
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  
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  
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  
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  
導鎮南將軍丹楊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竝進平西  
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  
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  
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  
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  
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

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  
著功臣之胃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  
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  
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  
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  
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街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  
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還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  
臺當與宿衛同列三審明承詔書朕不負信之詔曰敢有捨王敦  
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  
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舍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舍  
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  
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温嶠以



誅奸臣爲名舍至江寧司徒導遺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  
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  
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  
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  
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  
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  
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  
明于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  
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  
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  
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永安重安期安期斷乳  
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

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  
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  
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  
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  
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其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  
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  
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  
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  
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  
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  
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  
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



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烜也舍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舍于越城舍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鑿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輜車導從瞑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舍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舍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并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襯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峻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殞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舍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



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躰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竝放之時人歎異焉

###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敦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

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

密爲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

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

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

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

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

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

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

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巳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

將行篡弑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

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

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



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膺圖預定於冥垂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旣而負勲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雲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旣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亦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



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咎堅勸勢降乃回縛輿覲請命溫解縛焚覲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竝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



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耻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  
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  
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  
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  
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譏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  
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  
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  
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胸心交亂過於四國此  
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  
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  
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  
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  
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  
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  
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  
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浙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  
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  
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槌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  
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  
桓沖戰白鹿原又爲沖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勲勲退次女媧堡溫  
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  
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  
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  
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



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現  
伎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  
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  
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  
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  
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  
輶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  
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  
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  
梁水道旣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  
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  
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  
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  
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  
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  
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  
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  
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  
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  
太守滕駿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喆義陽太守胡  
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  
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  
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



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旣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旣迴衆星斯仰本源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負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命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旣徙而鵬翼不舉承

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虿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并邑旣修綱維粗舉然後陞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筮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徹席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



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  
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勲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  
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  
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  
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  
委之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  
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  
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温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  
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  
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于其事其三機務不  
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  
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  
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使司馬  
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  
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  
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  
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  
鞞隸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  
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  
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牙勢處上流  
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  
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耻帝道皇居  
不陋於東南痛宋本無痛字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  
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蒐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



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  
卽無煩以臣踈鈍竝閒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  
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  
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  
錄遙領楊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於  
洲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讌惟下  
七奠枰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或臥對親察曰爲爾  
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  
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  
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俛身先以  
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  
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

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  
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  
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  
舟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于林  
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  
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  
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  
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耻之歸罪於真表廢爲庶人真怨溫誣已  
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  
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于徐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  
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又  
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



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苻堅竝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瑶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鑿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於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犒軍于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旣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叅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

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逆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

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旣見欲陳廢立本意

帝便泣下數十行溫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

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

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

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

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旣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

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

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

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

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

元輔姬旦光于四夷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



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表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與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噎以聞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若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珪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

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于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卽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旣至以盧悚入官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



已又問左右殷洧形狀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温所廢死洧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洧爲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臘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冊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沖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温知己存彼不敢異室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温六子熙濟韻禕傳

###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鄆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使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



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  
爲哀所得乃益器焉後爲征西桓溫叅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  
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竝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  
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  
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  
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  
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  
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  
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  
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  
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動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  
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覷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  
魏允歸望於大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  
兵摧懟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  
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  
征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  
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憤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勲迹旣陵上志亦無  
君罪浮泥瘡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惟身與嗣竟惟齊斧

且之及長形貌環音風神疎明專綜斷

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

時議謂是有不臣之功



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  
為哀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溫亦軍溫  
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史或著戎服有風至吹  
吾罪我我當以竄獲南嶽如以洲麻其內所封良與國  
贊曰翻越王節如陳辭云云于計以誠中外煥然  
或享哀榮具賦贈如之無章主煥之不立也

五豈不執若洪實矣煥之祖宜歌入睡之祖同燕然  
主以立煥雖人以致為曾非賦寶命不可以來  
其葬橫鄉祖之垂數祖祖之葬效發怒於煥我委罪於  
煥次祖聖外大人然對也祖王靈章與夏報平不門祖  
文而珊息賦煥也而思夜輿即與我靈驗周鼎於立  
祖之姓自時英首不世也煥家却林靈主之風雷無  
之去企景

晉書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  
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  
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  
之故小名靈寶姝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見溫  
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  
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眾竝  
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  
雄豪自處眾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  
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



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棄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大聖  
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典飄  
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  
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繫頸北闕園陵  
修復大耻載雪飲馬灞滻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  
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旣朗四凶兼  
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太甲雖迷商  
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  
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旣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  
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  
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  
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  
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竒功也自  
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  
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饗封祿若陛下  
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  
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錄舊勳  
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  
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  
外騷動知王恭有愛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  
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旣執權要與王緒相爲  
表裏其所廻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  
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



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觀  
爲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  
姦覓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  
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  
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  
響應此事旣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  
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旣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  
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  
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文  
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  
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淦  
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  
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旣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旣而詔以  
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廻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  
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  
朝廷深憚之乃免桓修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  
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  
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嘗自謂承藉華胄江表  
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卽欲於壇所殺玄仲堪惡佺  
期兄弟虓勇恐剋玄之後復爲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  
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併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  
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  
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旣與仲堪佺期有隙桓慮掩蔽求廣其所  
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



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議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攷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罷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叅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巴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遽還不知所爲乃自齋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鄩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



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已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旣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眾觀釁而動旣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眾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旣失人情而與師犯順慮眾不爲用恒有廻旆之計旣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故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於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叅軍荀遜前豫



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楊尹恢  
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  
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偉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  
從兄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修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  
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  
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爲大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  
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增班劍爲六十人劍履  
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  
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且爲  
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  
焉旣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于  
桓謙卞範之日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  
至也黜凡佞擢雋賢君子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  
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  
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在江湖採椁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  
旣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  
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劼劼弟  
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劼  
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竝奔慕容德玄  
諷朝廷以已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  
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徐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  
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  
俊降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  
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玄作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



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旣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玄修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旣而收淚盡歡玄所親仗唯偉偉旣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摧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中書令加桓修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揚州收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僞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爲楚王南康公主爲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尚書刁逵爲中領軍王嘏爲太常殷叔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衆官合六十餘人爲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亮聞玄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亮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叅軍庾彬安西叅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內應久本仲堪黨桓偉旣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于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亮爲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及衆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



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桓奧等玄僞上表求歸遂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因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廻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譖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

月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爲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壇築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爲文告天皇后帝云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竝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主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



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勲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于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投袂赴清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基德漸有由夕惕祇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虛人神不可以之饗是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仰瞻宏業始若綴旒藉古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曆數唯旣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于是大赦改元永始錫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氏欽若曆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卽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零陵君琅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



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爲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  
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爲醴陵縣王贈沖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  
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爲吏部尚書沖次子謙爲揚州刺  
史新安郡王謙弟修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  
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  
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之爲臨汝  
公殷仲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爲縣公衣沙  
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  
興永修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加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  
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崇桓謙母庾氏爲宣城太妃  
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玄入建康宮  
逆風迅激旂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  
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  
此頗似轎車亦王莽僂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  
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閔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  
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歲子改  
尚書都官郎爲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疆弩積射武衛官二興  
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蒐凡所關署皆被  
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后將  
修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  
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  
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旣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  
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  
彌高者情理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



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碁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且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

修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與弘農太守王元德振

威軍董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

而邁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駭卽殺扈與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

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兵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

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

殷仲文代桓修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

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

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

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

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

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忿忿

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



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竝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願一作之配以

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

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

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

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

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

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麡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

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

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

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

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

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

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

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眇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

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下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

臧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

謂其羣黨曰卿等竝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

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

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

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旣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

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

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

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爲桓詔



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

聞北虜以苻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

事已行今宜勅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

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

賀遷都玄遣遊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

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

弋陽爲龍驤將軍胡譚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

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

苻宏羊世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

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妾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

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

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劉毅兄爲陛下所

誅竝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

興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歷陽諸葛長民又

敗歆于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

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

舫側故其衆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

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

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

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

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

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閣中斫之不中

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

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

之



叅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璠弟子修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竝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宮中恒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具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衆沮中爲玄舉哀立喪庭僞謚爲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于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時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僞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殺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



兵罷襄陽破僞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僞武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卽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城廬陵劉敬宜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溫楷等奔于姚興桓振與宏出自瀘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僞輔國將軍桓珍殺於臨章一作部斬僞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史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黨與于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爲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遊及玄爲江州引爲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玄將爲篡亂以範之爲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以範之爲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卽範之文也玄旣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



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玄西走玄又以範之爲尚書僕射玄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

###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覲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卽引爲驃騎參軍甚相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問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玄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玄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尤錫仲文之寵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原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窳極綺麗後房伎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

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于理雖可得而言于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各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旣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



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竝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敬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苻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胤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金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營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克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克渠卽戮更延墜歷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官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克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鼎憑威縱



愚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列傳第六十九終

晉書一百

列傳第七十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

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一作都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

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

賊劉楨一作伯根起於東萊之愾縣彌率家僮從之楨根以為長史

楨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

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

豹後引兵入寇青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眾

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

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眾數

王彌傳

馬



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宋元本皆作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

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握陵墓焚燒宮廟城府盡百官及



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  
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  
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  
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  
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  
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  
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平各賜  
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  
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  
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 曜以彌先入洛不待  
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暉說彌還據青 彌然之乃以左長史  
曹疑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 里招誘亡命且迎其

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疑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  
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  
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  
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暉又勸  
彌徵曹疑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暉詣青州令曹疑引兵會已  
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疑書大  
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

###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  
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  
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  
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于江左及此



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  
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  
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  
太安二年昌于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  
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爲所  
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  
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蒲討昌于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  
器械據有江夏卽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沉  
遇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沉易  
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兄味爲車騎將軍弟放廣武  
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彩  
聚肉于其傍衆鳥羣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

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

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

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焱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

旬月之間衆十宋本作至字三萬皆以絳科頭搢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

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

徵之偃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

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偃等不豫

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

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

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

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

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



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  
攻宛破趙驥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  
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  
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  
傑一作傑盜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寧朔  
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叅軍蒯桓皮初等率  
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  
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窺于下儁山明年秋乃  
擒之傳首京師同黨竝夷三族

###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  
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  
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  
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  
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  
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  
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  
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  
尅遂至揚州廻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  
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  
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  
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  
漕之勲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  
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略從橫擢竒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



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於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勅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軍孫吳之術旣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天子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敎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並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利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利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已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竝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遣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竝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節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耻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



烈稱美一代雖奮竒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  
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  
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  
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  
舍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  
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  
已受羈絆之辱皇與東軒行卽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  
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  
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卅楊  
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濶引領  
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  
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  
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  
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  
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徃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  
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  
無章不爲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  
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  
臨江已爲內應準遣楊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  
使弟杲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闕爲歷陽太守戍牛  
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杲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  
募送白事於昶昶頰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  
者誅三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  
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



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竝殺敏諸弟無遺焉

###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餼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隴寔馮翊巖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爲兄弟勒又假其彊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餼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竝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耻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閑宴請劍舞爲勸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叅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自不安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會荊州賊王冲自號荊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之亢以爲然曾自亢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騎出距冲城中空虚曾因斬亢而并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帝遣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叟乘勝擊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旣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廙爲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爲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儁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胤皆乞曾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胤齧其肉而噉之



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爲符節令父  
眇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  
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爲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  
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爲舊百姓之所侵苦竝懷怨恨會蜀賊李  
驤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疇蹇  
撫等復擾湘州叅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眇曰流人皆  
欲反眇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弢在湘中  
賊衆共推弢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  
郡縣眇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弢  
弢逆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  
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眇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  
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弢反爲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  
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  
征南將軍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  
於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遣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  
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  
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  
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  
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  
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  
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  
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  
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



名之徒將讒聞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  
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耀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  
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  
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  
海逼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歟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  
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  
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枉於  
時不證於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  
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  
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  
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  
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  
驅迎皇輿於閭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  
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  
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徃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  
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  
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  
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顛顛十餘萬口亦  
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徃言有貳  
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呈發書并上  
言曰發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旣優幹事兼美徃因使流寓居  
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鄉劫略良善發時出  
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發遂東下巴  
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發本情非首作亂階



者也然破湘川實歿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歿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怨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鈎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勲隆一匡之美譽况歿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歿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歿巴東監軍歿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歿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兵卒三千爲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衆黨散潰歿乃逃遁不知所任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已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



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機自以冀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趾太守機旣爲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沉等竝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卽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臯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



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墻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啗蹀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逃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逃卒自侍中代逃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逃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

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謂爲棄已彌懷憤恚

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

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竝傾險好亂又讚

成其事於是命逃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逃

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尅京都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

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一作委貌類約光謂爲約

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

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

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二焦上歷陽約懼

而夜遁其將牽騰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於石勒勒薄其

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

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



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還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伎妾班賜諸胡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下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遣長沙徐璠宣

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

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

史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必恐爲患將討之峻懼

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旣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

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

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

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爲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

除陵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

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

師頓於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

未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

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



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叅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

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叅軍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約遣祖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嚴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於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緡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費一作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丹陽尹加前將軍馬



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羨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  
事羨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  
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  
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叅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  
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  
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旣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  
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尅由是義衆  
沮勦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  
勇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  
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管  
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收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  
守相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

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  
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  
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白木陂牙門  
彭世李干等投之以矛墜焉斬首轡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  
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  
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  
攻慶亭壘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合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  
走延陵李閎與慶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  
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賊  
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晃碩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  
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斬於車  
騎府管商之降也餘衆竝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



之更以舟軍一作車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心闕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兩步執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心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於廣州廣州刺史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一作

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

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

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

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

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

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

道鄰陽太守桓放之驃騎

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

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

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

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

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

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

輒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

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

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

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

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

殺縣令因齎會稽害內史

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

陸環吳興丘庇義興許允

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

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

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



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  
冲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  
國內史桓謹義興太守魏儁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  
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  
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  
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  
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  
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  
不能去者囊籠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  
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  
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何踐也尋知牢  
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擄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

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  
牢之等遽於收歛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率徐州文  
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叅軍劉  
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  
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於海  
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  
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  
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  
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  
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  
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  
弱復泂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



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感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弱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 盧循

盧循字于一作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湛之曾孫也雙眸罔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之藝沙門慧遠有鑿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

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

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

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

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

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

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

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

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

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

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

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

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



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爲一作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祖一作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羣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敗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嚴合浦尅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敞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叅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氏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於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



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益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  
還成都遣叅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  
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縣竹明子設  
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  
毛璩旣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  
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  
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  
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  
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  
率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  
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  
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

悅屯平模結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  
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  
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  
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當  
必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  
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  
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  
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軌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  
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  
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  
投道福於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  
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



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  
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  
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軌於  
越雋追殺之軌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  
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  
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  
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  
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意乎一作事何

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  
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  
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  
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焚謝之毒被含靈  
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豐隙肆彼姦謀  
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隳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隙構茲多  
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爲鬼爲蜮  
縱竊岷岷旋至顛踣



